

槽枥葱茏绿意浓

□ 苗金

前几天回乡下，老家阳台前一抹绿意映入了眼帘，那是父亲在马槽里种植的韭菜。看到久经岁月腐蚀的石槽子，昔日我家饲养骡子的时光瞬间涌上心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家地多，繁重的农活把家里几个壮劳力累得疲于奔命。老人和孩子干不了重体力活，土地又不能荒芜，父亲和叔伯们便商议买一头骡子。骡子韧劲十足，只吃草料，比牛干活快，比驴有劲，是农家的好帮手。就这样，大家凑钱牵回一头青色的骡子，拉麦子、运棒子、送农肥、耕田地……省时省劲儿省人力。麦忙秋收时节，骡子一圈圈在打麦场转，一趟趟往家运粮，一亩亩拉犁耕作，早出晚归，马不停蹄，汗水顺着毛发直往下淌。父

亲心疼牲口，夜里喂料会多加些玉米、大豆，即便这样，骡子有时累得跪在地不起身。实在没办法，只得骡子在前拉，人在后推。过了几年，生活宽裕了些，父亲又买回一头黑色骡子，毛发光亮，个头不高，力大无比，脾气暴躁，父亲能和它融洽相处。除了到田里活儿，闲暇时父亲会赶着它拉土运砖，挣些零花钱贴补家用。有时父亲与人一起去外地卖蔬菜，返回时拉些煤块，能卖个好价钱。印象最深的是，天微亮，父亲起了床，牵出吃饱了的骡子，支好马车，车马合拢，鞭响出发，眨眼间隆隆的车轮声远去。拉土运砖是出大力、流大汗的活儿，要一掀掀装，一砖砖卸，一趟趟跑，冬风夏雨，人也苦，骡子也累。父亲每次回到家，车马分离，灰尘拍除，和衣而卧，顷刻间鼾声而起。

这时我们牵着骡子到街上，骡子就地打滚，兴奋地在尘土中翻腾一番，然后走进马圈，开怀咀嚼。父亲把骡子当成宝贝疙瘩，夜晚回到家，他会用扫帚一遍遍地清刷骡身，直至看不到杂毛、草屑、尘土等物，才肯罢休。夜深人静时，父亲会从睡梦中挣扎醒来，拖着疲惫的躯体，为骡子加草料。料加足，水加满，父亲才能安心地睡去。骡子晨起耕耘、戴月而归地奋蹄，父亲倍加心疼。时光荏苒，农村有了手扶拖拉机，因其小巧灵活，动力强劲，农耕、播种、运输皆可，深受农民欢迎。可生活不富裕的家庭，仍然买不起手扶拖拉机，即使买得起，也舍不得烧油，不像牲口只吃麦糠、草料。那时，骡子在农业中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97年前后，手扶拖拉机如

雨后春笋般在农村出现。父亲习惯有骡子的日子，他依旧饲养。农村机械化时代来临，大哥买了手扶拖拉机，二哥开回三马车，收割机、播种机、打麦机相继问世。父亲见机械替代了牲口，这才恋恋不舍卖掉了他心爱的骡子。其实卖掉的骡子已经不是最初那头，中间已更换好几头。骡子是父亲生活中一部分。没有了骡马的日子，父亲并没说过什么。如今，能给父亲一丝慰藉的是马槽子那一抹浓浓的绿意。（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交警支队）



幸福的定义

王南海

我的一位朋友酷爱旅行。他曾向我讲述起旅行中的经历。那一次，他和朋友去攀登云南的白马雪山。当时白雪茫茫，人们迷失了方向。雪越下越大，根本看不到路。人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沿着第一个人的脚印，深深地踩下去。可是白雪无边，哪里才是归程？每个人的干粮都已经快吃完了，雪却越下越大。很多人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有的女孩甚至开始哇哇大哭。他走得也很艰难，高原反应逐渐袭来，头疼欲裂，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这时候，他的同伴什么也没说，从自己的背包里递过来一块巧克力。走户外的人都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给养。朋友说，如果在平时，哪怕是一盒巧克力摆在面前，都会不为所动。可是这一次，他握着那一块巧克力，却泪流满面。因为，吃下巧克力，就意味着活下去。他舍不得吃，只抿了一小口，又还给他的朋友。可是，每每说来，都感觉，那块巧克力代表的，就是最大的幸福。还有一次，他们骑行赴西藏。沿着漫长的川藏线，执着前行。那条路，不仅山路弯弯，坡道很多，而且因为遭遇了雨天，不仅天气寒冷，而且道路泥泞。每骑行一段，都会感觉十分艰难。到达一个藏族村落时，已经天气渐晚了。村落里的一个小姑娘，约莫七八岁的模样，大大的眼睛，手中抱着一个布娃娃。当她看到他们疲惫的样子时，急忙从家里拿来取暖的东西，还为他们每人带来了一个大大的苹果。当时，他们每个人都感觉这个姑娘，像是神话中走出来的仙女，那么亲切，那么美好。那只苹果，他一直带着，根本舍不得吃。苹果虽普通，却代表了一份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谊。那一年，他远赴尼泊尔，徒步安娜普娜大环线。走在一个很原始的村落时，有两个小男孩正是

墙头上玩耍，他拿出两块糖塞到男孩手里。那两个小男孩儿兴奋不已，那种幸福而满足的表情，让朋友也为之动容。当他已经走出村子好几公里了，因为那种笑容和深深的满足感，他又折返回来，将背包里所有的糖都分给了他们。看着两个男孩朝他飞奔而来，他无限感慨。也许，这种幸福，会让他们的童年也格外甜蜜。朋友说，幸福有时候就是一种比较。比如你长期徒步，那么寻一处可以睡个舒服觉的地方就是一种幸福；寻得到一个可以洗热水澡的地方，也是一种幸福。那么对于在艰苦的环境中，一个苹果，一块巧克力，一个糖果，都是格外的幸福。我突然有所悟，有时候，幸福是一种稀缺后的珍惜。其实，很多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因为我们拥有着，所以根本不以为意。所以，我们要经常盘点一下自己的幸福，这样自己才会是一个内心丰盈、充满快乐的人。（作者单位：石家庄市公安局）

五月的风

□ 戴振福

进入五月，风从天边吹来。五月的风是与别时不同的，比春风要暖，比酷暑时的风要凉，像是十七岁的少女，由青涩走向成熟，一路欢歌，一路芬芳，一路清新。风从春天吹过来，要掠过冰雪消融、水流湍急的江河，要漫过麦苗如茵、野菜匝地的平原，要抚摸刚刚苏醒过来、绽出新芽的树林。步履已不是春风那般匆匆，而是变得稳健、从容。从渐密的树叶间穿过，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像是少女羞涩的浅笑。从远去的杏花、桃花、梨花间跑来，携着各种花的余香，处处招摇，沁人心脾。初夏的四月，人间最美时，五月的清风刚刚与她擦肩而过，自然有着特有的温情。落过几场雨的土地湿润润的，没有了沙尘，没有了轻雾的朦胧，空气变得异常清新。微风从麦子上吹过，碧波荡漾，连绵起伏，像绿色的海洋，令人陶醉。

风从故乡的方向吹来，带来了遥远的故乡的气息。炊烟还在村庄的上空缭绕，村头的杏花已经凋谢，结出的玻璃球般大小的青杏撩人眼波。村西的小河将要干涸，纤细的腰身渴盼着雨季的到来。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惦记着家里，寄回了整个春天的收获。天真烂漫的孩子在街道上跑着、跳着，欢快地去上学。老人掐着时间接送孩子们上学、放学，或骑着三轮或开着小车。孩子们呢，顽皮、淘气、聪明、伶俐，给老人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村内的变化也很大，街道已由土路变成了柏油路，既宽阔又通畅，虽蜿蜒曲折，但平坦如砥。村中的那颗古槐，已度过了无数个春秋，枝繁叶茂，苍翠欲滴，“潜伏”于浓密枝叶间的鸟雀，叽叽喳喳，唧唧呱呱，吟唱着永恒的歌。在温和亢长的阳光下，整个村庄显得宁静而又有序，远离喧嚣，远离市井，在这五月的清风里演绎着独有的幸福和沉醉。

风从田野上吹来，传递着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勤劳的农民在给小麦浇地、施肥，起早贪黑，忙忙碌碌。深绿的小麦在水的滋润下蓬蓬勃勃的生长，吐穗秀齐，只争朝夕。这时，在白天或是夜晚，会传来布谷鸟的叫声。一声又一声，催促着人们快点种棉点豆，不要偷懒要滑，不要误了农时；催促着麦子快点变黄成熟，好让人们开镰收割。在广阔的田野上，除了一望无际的麦子，还有成片的果树点缀其间。石榴花开如燃烧的火焰，在浓密的绿叶间鲜艳夺目，而细小的枣花却多如繁星，散发出的馥郁的甜香，成为乡间养蜂人追逐的目标。这个时候，在这段时光里，在五月清朗的风中，无论是作为植物的小麦、石榴、枣花，还是作为动物的布谷鸟，只要是生命，就都在孕育着，不是孕育着成熟，就是孕育着美丽。

五月的风在吹拂着，连绵不断地吹拂着，夜以继日，昼夜不止。风吹向六月，把六月的时光吹成金色。吹向小麦，把小麦吹成太阳的颜色。吹向远方，吹向儿女工作的地方，把父母对子女思念捎去。吹向空荡的乡村，把农村的贫穷、自私和狭隘统统吹掉。吹向拥挤的城市，把市井的喧嚣、污浊的空气和人情的冷漠吹到瓜哇岛去，代替它的将是和谐、友爱和安宁。

五月的风啊，虽如匆匆过客，不会停留，却给人间留下许多美好的东西。（作者单位：南皮县公安局）



蜗牛与花

孙猛 摄
(作者单位：衡水市公安局)

□ 刘秀清

辛弃疾在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抒发了登临要塞的感慨。他忆古讽今，追怀古代英雄，想起在东晋末年挥师北伐，先后灭南燕、后秦，曾一度收复洛阳、长安等地的刘裕时，他写道：“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统帅雄师、纵横沙场、气吞山河的大英雄也曾有这样一条普普通通的街巷中居住。此刻，斜阳辽阔的余晖在草树上涂抹着温暖的色调，寻常巷陌笼罩在一片温暖壮丽的光辉之中。在巷陌中的清风明月、邻里寒暄中成长，就像一株深深植根大地、汲取丰富营养的大树，最终参天而立，荫护

一方。

看来，寻常巷陌中深蕴的意义和力量，还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探究和回味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寻常巷陌，还有廉颇、蔺相如相遇不能相错而过的窄小的“回车巷”，有很多民间传说中出现的在朝官员相让故乡邻里的“三尺巷”“六尺巷”“仁义巷”，有与科考有关的“状元巷”“进士巷”……明清时期，邢台曾经有九条主要街巷：尚义巷、永丰巷、永宁巷、集贤巷、怀仁巷、演武巷、崇志巷等，近代有深藏义仓的“西仓巷”“东仓巷”。这些寻常巷陌的历史里，记载了中华文明史上曾经到达的精神高度，闪耀着人性的美好光辉，也反映着人们对仁、义、贤、武、志的崇尚和对幸福安宁生活的向往。

寻常巷陌

闲暇时分，走在悠长而安静的街巷里，巷里人家的日常生活，在半掩或紧闭的门扉之后，在阳光下，在巷中老树的浓荫中。人们从容平淡地生活在都市的高楼之外，生活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中。在高楼之中不会有如此清晰的清风明月拂过老屋的窗，照耀着街巷、院落中的花、树、盆、衣。月华之下的寻常巷陌是如此美妙，是明代著名戏曲作家张复笔下的神奇世界：“……梵刹园亭，屋庐竹树，种种常见之物，月照之则深，蒙之则浅，金碧之彩，披之则醇，惨悴之容，承之则奇，……以至河山大地，邈若皇古，犬吠松涛，远于岩谷，草生木长，闲如坐卧，人在月下，亦尝忘我之为我也。”这种感受，必定也是当年居住在寻常巷陌中的寄奴曾经感受过

的，曾经的他和他们，必定也在寻常巷陌之中，脚踏实地，观天际风云，思逐风云，意兴辽阔，这种感受，是如今的我们，只能遥想的。这种缺失了当时生活真境的遗憾，如同戴望舒先生所写《雨巷》，巷与巷中的姑娘，都是难以相遇的迷离怅惘了。我们可以在巷角的树荫下看楚河汉界的厮杀如何充分调动着人们的智慧，在巷口的便利店买到久寻不得的物品，桂花飘在巷里走过的人们衣襟上，巷里人家种的月季、木槿旺旺地开着，葫芦架上的小葫芦日日见长，葡萄架上的串串玛瑙也招摇着收获和幸福。寻常巷陌里，深藏着我们的来处，也慰藉着我们的将来。（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

□ 刘建增

乡村人喜欢热闹、凑热闹，过一种有热闹氛围和情调的生活，记忆中老家的露天饭市就是热闹场子。村里有东街、西街、南北街，每条街都有自己的饭市。小的时候，我记得每到吃饭时，就会有老人和年轻人手中端着饭碗从家中走出来，聚在街上的一处吃边说，形成村中一景——露天饭市。饭市的地点不固定，春天和冬天选在有阳光的地方，夏天和秋天选在有阴凉的地方，除非遇到大风和雨雪天，这样的饭市是不会缺少的。饭市上的，吃饭的人一手端碗一手拿着筷子，有坐在放倒的树干上，有的坐在弃用的石碾子上，有的坐在街门边门墩上，没有可坐的就蹲着吃饭。村里的小孩们是很少到饭市凑热闹的，不去的理由很多，除了饭市上没有家里的舒服坐物外，大人聊天的话题对他们没有诱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饭市上吃饭时一个有难度的吃饭动作让孩子们为难了。有一次，我去饭市上听大人讲故事。看到大人们左手一手端着碗，手中还拿着馍，右手拿筷子，用筷子吃菜时，就把馍夹

端碗的左手夹住了，小孩子的手小，做不了这样的动作，自然就不喜欢去饭市了。去饭市多了，从大人们的话中知道了他们为什么不在家中吃饭爱上街上饭市吃饭了。那时村里人住的房屋破旧，夏天闷热，春秋冬季屋里阳光少，又没电视、电视，大街上有阳光，有风有阴凉，有人们聚在一起聊天的乐趣，能知晓村里村处的一些事情，一些人吃饭时就乐于到饭市去了。每条街上的饭市都很热闹。男人聚在一起的叫男人饭市，妇女聚在一起的叫女人饭市。男人聚在一起，耕田的季节谈论耕事，播种时谈论优良对产量的影响，从哪里能买到最优良种子，收获季节谈论收获进度，有了钱盖啥样的新房，谁家儿女定了亲，年底谁家会结婚娶媳妇，只要是能想到能公开说的，都成了饭市上聊天的话题。晚上的饭市最热闹，饭后不用去干活，吃完饭，多数人都回去在街上聊起来。偶尔听说附近有村的村演电影，兴奋地又说笑结伴到外村看电影，回来后，对电影的评论能在饭市上讲上几天。年轻人忘不了说说那个演员最帅最漂亮，那时没有条件穿崇拜

的演员的衣服，但理发时总要说一句“给我理那个侦察连长的发型”，然后照照镜子美滋滋地笑起来。有时，爱讲故事的人会因为四大名著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发生争执，各自说自己讲的是对的，其他人根据自己对故事的理解发表看法，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最后确定找书看结果，谁错了出钱买瓶酒给大家喝。女人饭市上的热闹笑声多。家庭里的主妇做好饭，给每个家人用碗盛上饭菜，自己才端着碗筷来街上的饭市吃饭，有年龄很小孩子的，带上一块上街，一边自己吃一边喂孩子吃。女人饭市上笑声多，话匣子打开，油盐酱醋米面事天天在重复讲，谁要是回了趟娘家或串了回亲戚，讲讲外村的事，吃着说着笑着，女人聚伙一台戏。要是谁家婆媳或夫妇生了气，其他女人就不留情面评判出谁对谁错，往往这样评判的结果没有人敢违拗，最怕落下一个不讲理儿的不好听的名声。饭市的热闹吸引着村里人，也惹的走街串乡的货郎和卖菜的生意人往那儿跑。有个骑自行车载着针头线脑货箱的商贩进村看到有饭市，不再用吃

喝，直往女人饭市过来，吃饭的女人围拢起来，挑买所喜欢所用的衣针彩线和纳鞋底的顶针等物，有个推独轮车卖咸菜的商贩，车上有用木板制作的十箱相连的咸菜箱，从远处就可闻到车上咸菜的鲜味，卖咸菜的商贩直接将车子放在一个饭市处，很快在其他饭市吃饭的和在家里吃饭的人奔车子而来，商贩腌制的萝卜、地瓜、辣椒、黄瓜条、辣椒酱等十种小菜菜型和味道独特，村里人各选自己喜爱的小菜，有买了送回家的，有买了就在饭市现成吃起来，让饭市变成了小集市一样热闹。随着村里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家里盖了新房或小楼房，房里安装了空调、彩电、宽带网，购置了时尚的家具，有的厨房做饭用上了天然气，家里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待在家里舒服了，不用出门通过网络和手机就能阅知天气、农事信息和社会新闻，人们吃饭不再往街上去，村里的饭市渐渐消失了，成了村里人记忆中的一个符号。回到老家，和现在的年轻人讲起村里以前的饭市，年轻人感到好奇，与年纪大的人说起饭市，勾起的是许多难忘的回忆。（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局）